

辛弃疾为何压倒党怀英

元好问尊金代文学家、书法家、历史学家党怀英为“文脉正传之宗”。党怀英与辛弃疾都是山东人，两次拜入同门，曾以“辛、党”并称。党怀英、辛弃疾本金人，都曾参加金朝科举，辛弃疾后反金归宋，党怀英却留在金朝，二人分手颇具戏剧性，即用蓍草占仕途：辛弃疾得离卦，决意南归；党怀英得坎卦，决定留下。随着时间推移，党怀英仕途渐畅，45岁调入金中都生活了20多年。学者马积高在《论党怀英与辛弃疾》中说：“在他们（指辛弃疾和党怀英）身后一段长时间（特别是金末及元代），人们对这两位早年齐名后来分道扬镳的人物却并无轩轻。就文名来说，党也许还在辛之上。”奇怪的是，自元朝后，辛弃疾的文名鹊起，大大超过党怀英，以至于后者已少有人知。为什么同是文学大家，辛弃疾能后来居上？

党怀英的十一世祖是宋朝开国名将党进。党进有二子，分别是党崇义、党崇贵。此后八世无记录，直到党怀英的父亲党纯睦。据聂立申考证，党纯睦在金天会年间（1123年—1135年）在泰安军任“录事参军”，应是从八品，掌文簿记录。按金朝规定，“第二甲以下授从仕郎”，党纯睦应出身科举，但一考（即一个任期，30个月）未满便去世了。此时党怀英可能还没记事，故

和辛弃疾成了师兄弟

他在文章中从不提父亲。

党家本朔州马邑（今山西朔州市）人，党纯睦在泰安当官，党怀英生在泰安，有两个兄弟。据《承旨党公碑》等，“公（党怀英）之在孕也，太夫人梦道士吴筠来托宿，及公生，仪观秀整如神仙

然”，“公少颖悟，日诵千余言”。吴筠是唐玄宗时名道士，有文采，擅长用诗赋传道。党纯睦死后，党家陷入赤贫，无力返回马邑老家，党怀英只得在泰安就学。当时山东教育发达，有学者认为“党母占籍奉符不归，除贫困原因外，大

约也有让二子就学山东的愿望。”

金熙宗皇统五年（1145年），11岁的党怀英拜著名文士刘瞻为师学习诗歌，同学中便有辛弃疾，比党怀英小4岁（一说7岁）。刘瞻是名师，后在天德三年（1151年）中进士，任史馆编修，弟子有邴权（金初战将邴琼之子）、魏传霄（后曾入翰林）等。

在其门下，辛弃疾与党怀英成绩最优，并称“辛、党”。

天德二年（1150年）至贞元二年（1154年）左右，党怀英与辛弃疾拜在蔡松年门下习词，又成师兄弟。刘祁在《归潜志》中说：“金朝取士，止以词赋为重，故士人往往不暇读书为他文。尝闻先进故老见子弟辈读苏轼（轼）、黄庭坚（庭坚）诗，辄怒斥，故学子止工于律赋，问之他文，则懵然不知。”

习词是科举捷径，蔡松年擅诗词，《中州集》称：“百年以来，乐府推蔡伯坚（蔡松年字伯坚）与吴彦高（即吴

走上不同的人生道路

激），号‘吴蔡体’。”

对这段经历，颇有学者（如梁启超）疑伪。蔡松年此前在金上京任官，即使随海陵王迁到金中都，也无法到山东教书。辛弃疾两次随计吏（古代州郡掌簿籍并负责上计的官员）到燕京参加科举，未久居，党怀英家贫，更

无法去燕京。蔡松年在海陵王迁都的贞元元年（1153年）时，已是户部尚书，怎能去教童生？聂立申据多位学者研究成果，认为蔡松年在中都任官时多次外派，他由宋入金，山东有不少类似文人，或与党怀英、辛弃疾相熟，为他们牵线。蔡松年非二人开蒙师，但略

加指点，也可算业师。

金朝初期科举无定时，党怀英几次参与未成功，辛弃疾14岁领乡举，15岁、18岁两次到燕京参加进士考试失败。1161年，海陵王伐南宋，引发北方社会动荡，辛弃疾与党怀英均面临选择，遂以占卜定未来。辛弃疾最终投耿京义军，转战千里，南渡归宋，《容斋随笔》的作者洪迈称赞他：“壮声英概，儒士为之兴起，圣天子一见三叹。”党怀英则留在金朝，继续参加科举。

对于党怀英、辛弃疾的不同选择，聂立申研究最详，仅择其要。

首先，党贫辛富，选择空间不同。

元初诗人王恽在《玉堂嘉话》中记：“闻土人说，党竹溪（怀英）未第时，家甚窘，致令其子为人牧猪。”据王德保、杨晓彬的《豪士的困惑——论辛弃疾年轻时代的两难选择》，辛弃疾“从小在优裕

没勇气反抗金朝

生活环境下成长，其祖曾知开封府，官迹颇显，南归后讲究物质享受，即使在被弹劾落职，闲居上饶、铅山时，仍过着妻妾成群，广置田产的生活”。

其次，家庭背景和教育不同。党家出身“虏族”，老家属汉人与戎狄杂居区，党纯睦在金朝当官，党怀英的民族情绪不强。辛弃疾父亲早逝，爷爷辛

赞将他抚养大。辛赞仕金却忠于宋，受他影响，辛弃疾对金国充满仇恨。

其三，个性不同。党怀英性温和、善忍耐，写诗追求完美，正如学者指出的，“亦时露矫饰或言欲忍止之状”，“缺少时代气息”和“精湛的思想，深刻的感情”。辛弃疾个性鲜明，文武兼长，一生奋发进取、不甘寂寞。

金世宗大定三年（1163年），30岁的党怀英再次参加府试，竟“以文名天下，取东府魁”。金朝科举采取四试制度，考生需乡试、府试、会试、御试皆中选，才能授官。党怀英在会试、御试中，铩羽而归，给党怀英的打击很大，以致“应举不得意，遂脱略世务，放浪山水间，箪瓢屡空，晏如也”。

隐居期间，党怀英曾醉卧僧榻，夜半梦到有人拉他说：“前路通了，为何

后半生突然转运

还醉眠？”醒来甚诧异，庙中老僧说：“这是伽蓝神，非常灵验……看来你不会被久困，起来加油吧。”

大定十年（1170年），党怀英终以甲科及第，至城阳军当军事判官，任满又调到新泰（今山东新泰市）当小官。

金制，进士初授从八品，第三任期才能当县令。1175年，党怀英终于升为汝阴县令（今安徽阜阳），却在金与南宋曾交战地区，一片荒凉，党怀英写诗称：“积雨犹行潦，荒烟易夕曛。夜凉淮浦月，寂寞照边心。”在汝阴，党怀英写出

代表作之一《咏芙蓉》：林颿振危柯，野露委荒蔓。孤芳为谁妍，一笑聊自献。他叹息怀才不遇。等到任满，1178年，因有人推荐他，党怀英被招入金中都，拜为“儒林郎、武骑尉、赐绯鱼袋”，任国史院编修，从45岁起基本待在金中都，直到1197年退休。1198年，金廷又将他召回，任翰林学士承旨，即翰林学士院一把手，俗称“翰长”，从二品。1201年，党怀英再度退休。

党怀英前半生屡战屡败，中年转运，体现出金朝官制不合理。

在金朝，绝大多数汉人只能靠科举入仕，女真人除了科举，还可军功、门荫、袭世爵等，或到近侍局当吏，再转官。与女真人比，汉人仕途难度大、升迁慢。学者董雅静对大定十三年（1173年）后宰相进行统计，发现女真人从及第到升至宰相平均只需22.7年，汉人则是30.7年，女真进士最快只用17年，汉人进士最快要用24年。

在金朝，能力强不如有人举荐，党怀英也靠举荐才转运。党怀英异军突起因有两大冷门绝技。一是书法独步金朝，创出“党氏悬针篆”，适合庄重场合，金朝货币“泰和重宝”便由他书写。二是擅写制诰文，即“代拟王言”，

忍到尽头一场空

既公式化，又要有文采。党怀英因此成金代文坛盟主。

据《金史》，“章宗初即位，好尚文辞，旁求文学之士以备侍从。谓宰臣曰：‘翰林缺人如之何？’张汝霖奏曰：‘郝侯能属文，宦业亦佳。’上曰：‘近日制造，唯党怀英最善。’”金章宗精通汉学，他继位前4年，党怀英一升再升。

党怀英在金中都的日子过得不好，61岁时遭章宗训斥：“近党怀英作《长白山册文》，殊不工。”几年后又遭章宗训斥，读祝册读到皇帝名时，党怀英声微下，“礼非所宜”，转年便让他退休。

党怀英一生有两大政绩。

其一是主持《辽史》编修18年，已成书却未出版。其二是延续北方儒学，却未被承认。自天会十五年（1137年），金熙宗“兴制度礼乐，立孔子庙于上京”，金朝正式接纳儒学，“世宗、章宗之世，儒风不变，庠序日盛……能自树立唐宋之间，有非辽世所及”。党怀英作为大儒，主张行王道、施仁政、道中庸，产生较大影响，但《元史》认为，“在金的统治下，北方儒学几乎等于无，直到蒙古把南宋学者赵复掳往北方后，才知道有程朱理学。故《宋元学

案》的作者也因袭了《元史》的看法，认为宋南迁后，‘学统之俱迁’，北方‘百年不闻学统’”。

元人彰显自身成功，遮蔽党怀英。党怀英的文学作品则散失严重，金末时仅能编成10卷。据聂立申钩沉，流传至今只有诗69首、词5首，而辛弃疾诗词全集是816首。

传世少，有客观原因，也有主观原因：党怀英过于追求形式美。

可雕琢太过，便如书法中的馆阁体，绝无缺点，亦绝无性情。不与时代结合，连抱怨都要绕弯，这种永不说、只会隐忍的文学就算名扬一时，最终也会被淘汰。辛弃疾压倒党怀英，理所当然。

来源：北京晚报